

这是一本职场小说，自然充满了算计，而且是高智商的人之间相互算计。两个白领在生意场上的打拼，她们都想既合情又合法地欺骗对方，这样的方程式的结果：

◎徐建华 著

# 心 计

◎徐建华 著

心

计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心计/徐建华 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278 - 9

I. 心... II. 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5943 号

心 计

作 者	徐建华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李天卿
责任编辑	王 峰 李天卿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25 千字
印 张	12. 75
版 次	200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 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## 自序

这个故事的原创作者是位女士，然后由我完善成书。

她不肯暴露身份，而要出版又不能匿名，便托付我全权负责，并由我来署名，由我来负文责。即使没有她的托付，单凭我为本书耗去的气血精神无数，也足够署名了。但一定要记上她是原创，不然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知道女儿家这许多事。

她的原创比本书丰富得多，是我担心这样担心那样，才写成现在这样：“人物故事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”

是为序。

2007年5月1日

# 目 录

自序

第一章 艳出深巷/ 1

第二章 走进银行/ 20

第三章 无效保证/ 36

第四章 闲话苏州/ 55

第五章 一场好戏/ 78

第六章 富丽生活/ 96

第七章 固守纯朴/ 114

第八章 过眼常州/ 163

第九章 画个圈儿/ 180

## 第一章 艳出深巷

### 1

她生活在城市杳杳，她对这个世界陌生得让人吃惊。比如她至今没见过日出，即使门口没有苏州监狱高大的围墙阻隔曙光，住在如此幽暗、低洼的古巷里，庭院那株百年玉兰树照样遮天蔽日。

好在能否看见日出并不影响她现在的生活，她不需要日出而作，也不像先前必须大早起来上学。她已经从苏州大学保险精算专业毕业，从此与其他保险公司职员一样，她获得了早晨九点上班的资格。

这资格令她一家人扬眉吐气，表明她已经忝入干部行列。尽管她知道保险公司职员并不是干部，但父亲说人分四类，干部第一、工人第二、农民第三、无业第四，保险公司职员肯定不算后三类，或许真能忝列第一。

能不能忝列第一对于这个家庭十分重要。祖祖辈辈没一个有幸忝列第一的，甚至没一个跻身第二的，他们又看不起第三，便一直屈居第四。

严格说他们不算无业，他们世代以锡缸为业。锡缸就是修补坛坛罐罐，虽说也算手艺活儿，究竟只是修补坛坛罐罐。加上苏州靠近陶都宜兴，买个崭新坛罐也不费几文钱，还肯拿出坛罐修补的人家越来越少，因此接近无业。

传到吴师傅这一辈时更是每况愈下。他起早贪黑走街串巷，仍是经常几天揽不到一个活儿。他越来越忧愁，又患上肺病，沉重的生活把他压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幸而中年得子，虽然只是个女儿，他照样满怀期待。他给女儿取名吴上，就是期盼女儿能够成为人上人，至少不要像父亲只会锡大缸。

吴上并不喜欢父母给她取的名字，这名字太沉重，寄托了父母太多的功利和梦想。但她没有要求更改个时髦的或者动听的名字，尤其在她长大以后。

她越大越沉默，学习上更加勤奋，她在默默无语中努力超越所有同学。

她的成绩一直优异，即使在英才济济的省立苏州中学她照样出类拔萃。可惜家里太穷，为了节省住宿费和生活费，她只能去念苏州大学的走读。苏州大学就在她家门口，她来去都十分方便，只是起早摸黑稍微辛苦点而已。

现在她总算毕业了，还顺利地分配到保险公司。

一早窗外就传来她熟悉的歌谣，这歌谣从童年伴随她到今天。多年来歌声一直低沉压抑，不知从哪天起终于欢快轻松了许多，至少她能听出歌声饱含父亲无尽的

喜悦：

锅缸锅缸锅大缸，  
大缸里有个好姑娘。  
多大啦？  
十五了，  
明年就该出嫁啦……

看窗外依然是一片灰白，吴上蒙头再睡，却越来越清醒。她凝神静听，父母在叽叽咕咕：脚踏三轮车又坏了，要不要仍旧请江北人来修一修？

母亲的意思是继续请江北人来修，否则去修理店起码多花好几块钱，弄不好还遭修理店宰一刀。

可是父亲担心：“唉，怎么就是提不上干部！他今天站最后一班岗，可能明天就要走人。”

母亲带着哭音问：“他跟你讲过，今天最后一班岗了？”

“他战友讲的。本来轮不上他站岗了，他还要站，说是实在舍不得走，还哭兮乃呆呢……”

吴上蹦跳下床，冲着窗外嚷一声：“好吵呀！”

父亲“嘘——”一声，老两口赶紧把声音压低到谁也听不见。

他们说的江北人，是苏州监狱武警，满口北方口音，他们习惯叫他江北人。

四年前吴师傅去监狱食堂锅大缸，突然肺病犯了，吐血不止。为了省钱，他又不肯去医院，弄得监狱卫生



所束手无策。

这时有人提醒说，旁边的苏州大学工学院，有个老师有祖传偏方，领导立即安排江北人背上吴师傅去求助。

那时江北人刚刚入伍，他不熟悉苏州街道，又听不懂苏州话，人家也听不懂他浓重的北方话，他整个就是盲人瞎马乱撞。本来应该朝东过相门桥，他却一口气把老人差点背到双塔院，完全南辕北辙。直到他累瘫了，这才招呼出租车。

吴师傅阅尽人间沧桑，见过的人多啦！仅从这么一点吴师傅就看出，这孩子没一点坏心眼。他完全可以出门就叫出租车，又不要他付车钱。即使一时没想到，他也不必飞跑呀。可这孩子像是背着自己的父亲，看他着急惊慌的样子，听他“呼蚩呼蚩”的粗重喘息，吴师傅因为咯血说不出话来，就只是老泪纵横，泪水把江北人肩膀都淋湿了。

过后一家人都喜欢江北人，他的憨厚朴实让人感到安全可靠，这个家太需要安全和依靠了。江北人也喜欢这一家人，他得空就来不停地做事，粗活重活都揽下。他非常勤劳，粗手大脚还十分灵巧，休假时他就跟随吴师傅走街串巷铜大缸。

吴师傅夫妇差不多把他当儿子了，天天都盼望他来。只要他来老夫妇就感到安全，就感到有依靠。他是那么高大强壮，让人感到顶天立地。老夫妇甚至希望，江北人永远不要退伍。如果他能提成干部，吴上也大学毕业了，倒是无比美满。

可江北人一直没能提干，只是在监狱站岗。而且听

他吞吞吐吐的意思，这一批退伍名单中肯定有他。

一旦退伍他将回到北方乡下种田，至多像千万民工一样四处颠沛流离。好不容易寻到个工作，说不定又是拿不到工钱。

吴师傅夫妇一时没有主意。他们实在舍不得这孩子，然而吴上可是大学毕业的保险公司干部，姿容又是那么出色，即使衣服太朴素，也掩盖不住她西施样动人的美貌。

清晨的天空像是高挂一盏巨大的节能灯，由灰白暗淡逐渐明亮。吴师傅夫妇决定自己修理三轮车，他们不想再麻烦江北人，他们要跟江北人讲客气了。

然而他们不得要领，摊开满地零件不会装配。看上去简单的三轮车，一旦拆卸了就十分复杂。

听着窗外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吴上轻轻叹息，她同样不知道该不该疏远江北人。

这么说不大准确，应该说她肯定不会疏远江北人，她只是不知道，这两天江北人就要退伍，是永远地留住他，还是送他回北方乡下？吴上心头乱极了，肯定希望留住他，可是……

“唉——”她翻身起来，又慵懒无力地倚坐在临窗的椅子上。窗下是运河的一条支流，随着船桨打水的“擘波擘波”声，照例响起悠长的吆喝：“豆——浆——卖豆浆哩——”

吴上打开窗户，熟练地吊下竹篮，准确地落在小船上。船家都熟悉，他嘻嘻哈哈地逗笑：“又不要上学堂了，姑娘起介早弄啥？想姑爷想得不困觉了啵？”吴上

羞红了脸，提起吊篮就气呼呼地关上窗户，隔断外面的嘻嘻哈哈。

八月的天十分闷热，吴上趿着拖鞋出后门，不远处就是仓街的一口水井。

她家舍不得用自来水，洗漱都来水井边。好在这是苏州的古老习惯，甚至有人直接使用运河水，上游涮马桶、下游淘米洗菜也见怪不怪，因此使用井水不算丢人。

吴上打一桶水倒进雪白的搪瓷脸盆，将她整个脸埋在水中，清凉惬意，她咕咕吹出一串水泡，禁不住格格欢笑。她很少用香皂，更不可能用化妆品。就这么清水浸泡后，用一条雪白毛巾揩干，再提一桶清水回卧室。

穷人家女儿享受不起淋浴，但她一样爱干净，她的办法是早晚都擦一遍身子。

睡裙是妈妈用旧床单缝合的，十分方便。她解开束腰，双肩一耸睡裙就滑落。看着自己雪白光洁的肌肤，她很愉快。除了姿容出色和学习成绩优秀，她没有值得自豪的。而学习成绩已经成为过去，现在只剩姿容了。好在这姿容实在出色，足以支撑她的自尊。因此她越来越多地花心思照顾自己，这是她仅有的资本。

她把一身淋湿，浑身上下使劲揉搓。每天都擦身不可能有多少积垢，这是她习惯成自然。她冬天也是这样擦身，没有空调，没有热气蒸腾的淋浴，她常常冻得直打寒颤。于是掌握了一门技巧，她尽可能将皮肤快速搓热。没想到这是一种保健方法，皮肤受热后毛孔扩张，有助于新陈代谢。再用冷水清洗，毛孔迅速收缩，保持皮肤光洁如玉。

没有受过任何化学物的刺激，她像山里姑娘的肤色，天然纯净，身体曲线又是优美到极致。这时候她的感觉最好，充满自信。穿上衣服反而感到自信心遭受压迫，她只有一条还算穿得出的裙子，其他衣服都朴素得接近寒酸。

没有箱笼，她的衣服都整齐地叠码在床头的纸箱里。青石板地面，瓦房屋檐低矮，这屋子阴暗潮湿。好在没几套衣服，几天就轮换一遍，不必担心受潮发霉。

即使如此，她还是在纸箱里放了好多天然香料，惟恐衣服沾带霉味。她的香料都是自制的，也就是在栀子花、黄果兰、桂花将要谢市时，多买一些晾干，再用纱布包裹了。

这样的香气不算馥郁，但她总是满身喷香。其实香气多半从她口中发出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她满口都是香气。按照中医说法，应该是她非常健康，也就是体内不存积食。她的肠胃接近晶莹透亮，没有污秽残留，肥胖和口臭多半就是因为肠胃积食太多。

她擦干身子，乌黑的披肩发稍微一拢就十分熨帖，而又不失飞扬。

她穿上那条连衣裙，之所以还穿得出是因为式样别致。

上身收得很紧，类似绣花马夹，把鲜亮的脖颈和圆润的双臂都展现出来，洁白的酥胸则是若隐若现；下面裙子对襟开衩，缀一排鲜艳的镶边布扣，从胸口一线贯穿到下摆，还不失飞动飘逸。

她的身材无可挑剔，再穿这样一条裙子，即使不戴

任何佩饰，也看不出丝毫苦寒。

这一收拾花去好多时间。墙上那个历尽沧桑的挂钟“当”地一声提醒已到八点半，她这才紧张了，飞快地吃过早饭。

出门看见父母还在那里修理三轮车，她愣了愣，说不出的难过。两个六十多的老人，为了节省几块钱的修理费，天蒙蒙亮就起来折腾到现在。而且看样子，他们反而把三轮车越修越坏了。老两口都是一身大汗，太阳已经金光四射，庭院里那株百年玉兰树可以遮蔽曙光，却遮挡不住八九点钟的太阳。

老父亲有些难为情地解释：“不晓得这车子样样都坏了，弄半天弄成了傻婆娘补衣裳——剪下裤裆补袖口。”

吴上翘起嘴巴埋怨：“病弄翻了，看你省钱还是赔钱！”

出院门就是幽深的小巷。石子路面，两边灰墙壁立，巷道仅够两人容身。

她进出必须经过这条巷道。每回经过她都情不自禁地想起新月诗人徐志摩的《石虎胡同七号》：

我们的小园庭，  
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；  
奈何在暴雨时，  
雨捶下捣烂鲜红无数；  
奈何在新秋时，

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……

默默吟诵这些美妙诗句，她会自我陶醉，她会去感受叹，这世间还有徐志摩那样纯粹的人吗？不带半点功利，鄙视世俗，只为情生只为情死。

因此那时候，几个同学策划一出话剧《徐志摩》，她十分踊跃地参加，还主动要求扮演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。在她看来常州人陆小曼是最幸福的女子，获得了一个只为情生只为情死的纯粹人，她十分向往这种纯粹的爱。

有一天她去学校排演话剧，正好江北人晚饭后来她家，两人在巷道迎面碰上。

江北人好高好大，竟然把巷道堵住大半。吴上要从江北人腋下挤过去，又怕灰墙擦脏她裙子，就调皮地要江北人举她过去。

江北人张开粗壮的手臂，几乎把吴上像娃娃样捧起来。吴上忽然不想下来，她环抱住江北人的脖子，涌动着说不出的幸福。她感觉到江北人在颤抖，她同样一阵酥麻。她羞得满脸滚烫，仍然不肯松手……

从此只要经过这条巷道，她就满怀期待。可是江北人，从此尽力躲避她，不敢迎接吴上激情四射的目光。

现在这条巷子已被拆去大半，整个一条仓街和前面的干将路都在拓宽，到处拆得七零八落。

即使如此，吴上“囊囊”踩在仅有的一段石板路上，那一幕情景仍是历历在目。

她忽然心头掠过一缕忧伤，她停下来怔了怔。

念大学那几年，她必须经过朝东的相门桥，江北人就经常站在相门桥堍的监狱岗楼上。现在她已经去保险公司上班，她应该朝西行方向乘坐公交车。

相门桥是干将路与莫邪路交汇处，而干将、莫邪是历史传说中的一对夫妻。苏州人真幽默，正好把苏州大学和苏州监狱安排在这对夫妻路的交汇处，这是巧合，还是寓意希望和失望、快乐和悲伤都在这里交汇？或者还有其他寓意。

犹豫片刻，吴上还是决定朝东绕道，这样可以路过相门桥堍的监狱岗楼。

监狱里不能随便进去，每回要见江北人都只能在他站岗的时候，或者拜托传达室带信。

吴上站在桥堍仰望，高高的岗楼上是一张陌生的面孔，看不见江北人。吴上一阵心惊，未必昨天就是最后一班岗了？

江北人曾经悲伤地表示，如果必须退伍，他一定请求退伍前每天站岗。否则他再没机会站岗了，也就再没机会站在岗楼目送吴上每天上学下课，目送吴师傅每天“嘎吱嘎吱”蹬着三轮车经过。他要把这一切美好记忆尽可能多地收藏在心头，像是珍藏的日记。往后无论是在田野劳作，还是站在山岗遥望南方，实在想哭了，他就翻开记忆。

吴上急忙掉头返回仓街，去监狱大门口。

远远看见江北人站在监狱大门口，他不再肩挎步枪了，他没有挎枪资格了，但他还是在站岗。他一动不动

地平视前方，像是一尊雕像。

吴上想靠上去，又怕连累江北人违犯纪律，于是她把自己半遮半掩在扇形摆开的几盆花木盆景后面，小声地问：“真是最后一班岗了吗？”

岗哨不能随便跟人搭讪，这是纪律。江北人没摇头也没点头。或者是他在把所有器官封闭，害怕洞开一口感情就喷发出来。

“三轮车又坏了……”吴上继续说，可她鼻孔一酸，她再也说不下去。她赶紧走开，她同样害怕感情喷薄而出。

走几步她又回头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吴上心都要碎了。江北人满眼泪水，不知是因为站岗必须纹丝不动，他不敢抬手抹泪；还是他希望被吴上看见，看见他禁不住了，那泪水很快流淌一脸。可他仍然平视前方，甚至没有瞟一眼正在一步一回头的吴上。

吴上也是泪眼模糊，她气呼呼地抹干泪水，她必须赶紧上班，一想到上班她所有神经都绷紧了，她迅速把眼泪咽回去。

路面正在开挖，她仍然走得飞快，几乎跌跌撞撞地走向公共汽车站台。

## 2

挤上车吴上就听见一声“嘿——”，一个身躯庞大的年轻人已经起身让座，吴上一时没想起这人是谁。



正在惊疑，年轻人说：“我是大哥，你忘记啦？”

吴上嫣然一笑，微红了脸说：“噢……”却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好。

大哥比吴上高一年级，他是学银行专业的，相互并不熟悉。仅仅因为一起排练过话剧《徐志摩》，大哥扮演徐志摩，吴上扮演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，必须接触所以才有些接触。

也仅仅是有些接触而已，那话剧排练一阵就不欢而散。主要是不断遭到文学院的那些人的冷嘲热讽，文学院那些人还当着他们的面捂鼻子，齐声喊：“臭！臭！臭！”好多人就没信心了，吴上也是很快将此事淡忘。

没想到大哥还记得她，吴上很快乐。她坐上大哥让出来的位置，仰起红彤彤脸蛋，像是学生面对老师。

大哥叫肖潇潇，不知是因为他高一年级还是因为他身高体壮，都愿意叫他大哥。那时的大哥确实像大哥，他满腔热情，对吴上这些低年级师妹都很关心，也很照顾。那时的大哥没有发福，现在他是更加粗壮了，以至于吴上都差点认不出他。看样子他在银行工作油水不少，毕业才一年就今非昔比。

大哥很兴奋，他一手撑在吴上的椅背，弓着腰，庞大的身躯几乎把吴上笼罩在怀中。

“你坐公交车上班？我是昨晚酒喝多了，摩托车落在饭店。你分配了吗？”大哥急切地打听，他仍然非常热情，仍然把自己当大哥。

吴上点点头说：“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。”

“没让你坐机关或者搞理赔？”